

“文化八仙桌”系列访谈之大运河 ⑬

古城街巷 文韵回响



魏新民



张永诚



宗增顺



陈立新

1 主持人：沧州大运河畔可以点数的老街巷有哪些？这些老街巷里有哪些标志性的商铺、建筑？现状如何？

张永诚：沧州著名的古街巷，要数文昌街、南门里街、顺城街、小南门、城隍庙。这里是老沧州的中心商业区，是沧州最繁华、最有烟火气的街市，也是与大运河相连的街区。

文昌街是沧州解放前最繁华的商业街，是从老东门往西一直到南门里大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，也是从南门里的天一坊饭店对面往东的一条街。它西起南门里百货（二层灰砖楼），东到老东门。这里主要有同义诚杂货酱菜店、钓鱼台旅馆、袁家杂货店、袁家大院，照相、刻字、镶牙、理发、澡堂、煤球厂一应俱全。还有日本人开的电灯房即供电所、自来水公司等。那时四里八乡的人进城办事没有不到文昌街的。可以说文昌街就是沧州的王府井。

小南门是老城墙西南角的一个小城门，门外往南直通铺街、锅市街，门里往北就是繁华的城隍庙、顺城街、菜市。小南门是一片商业区，聚集了很多老字号商铺名店，如小万祥糕点杂货店、永诚百货鞋帽店、长青瑞瓷器店、盛兴和洋铁玻璃店、义生和糕点鲜货铺，还有众多酒馆饭店。每到春节、正月十五，全城男女老少和城外街市的人都要聚集到这里，采购、看灯、逛庙会，这就是有名的“挤小南门”。这里张灯结彩，人潮涌动，热闹非凡。

50岁以上的沧州人都知道南门里大街，现在改为清池大道。以前还叫过南北大街。它是贯穿城市中轴线的南北大道，也是贯穿老城南门至北门的中心商业街。这条街“文革”前分为三段，中间一段从牛市街到新华路叫南门里大街，牛市街以南叫南门外大街，新华路以北叫北门外大街。解放前直到“文革”，每逢重要节日，是民间文娱巡演的必经之路。解放前，这里有义丰园糕点铺、文和成杂货铺、鹤龄堂中药房、尹家绳辫店、德伦大楼、源利成、源利号食品酱园等，还有书院，可谓商贸云集、鳞次栉比。解放后这条街北头建了沧州第一座电影院——新华礼堂，中间段建成了人民银行大楼、实验小学。

魏新民：刚才宗老师上演的照片里，建华街、四合街、小街子等基本还是我们年轻时的老样子，看上去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建筑。红砖房，街巷狭窄，人口密集，基本格局、道路走向，还有点老城区的味道。沧州市区，这样大面积人口密集的旧房子，已经不多见了。

宗增顺：沧州的街巷比较多，最典型的的就是城隍庙一带，是当时经济文化购物中心，其次就是江岔子、老当铺街一带，也就是现在清风楼对面，比较繁华。还有缸市街、书铺街、顺河街、建华街、四合街、马厂街、李家花园、鼓楼街、南川楼等。现存的只有南川楼、建华街等，过去沧州老城内的街巷几乎没有了。顺城街是现在的东风路西口儿斜对着一直通原盐百的那条路，是市民选购农副产品水产品必到之处。时代变迁，好多建筑民居都在消失。

主持人点评：老街巷是城市的文化纹织，没有纹织的城市虽有朝气，却少了沧桑和深沉。历史有情，长成了这些纹织，又无情地将它们抹平。纵酒放歌、慷慨激昂的勇进和开拓固然可嘉，浅斟低唱、凝眉沉思的柔情与深刻也未必不妥，或恰是二者合而为一，方是真正的历史承担。

2 主持人：历史上的老街巷曾留给一代代沧州人难忘的回忆，寻常巷陌里非常的人、非常的故事及建筑本身，为城市打下哪些文化烙印？

魏新民：我不是沧州“土著”，缺少儿时的记忆。沧州历史文化悠久，但自己多年来却“灯下黑”，对“学于斯，老于斯”的这座城市，它的前世今生，回望不多，关注不深。虽然在这座城市生活了60年，没有“根脉”上的联系，还是有“客居”的疏离感，可见乡愁是与生俱来的。直至退休，闲下来了，才发现，错过了许多能认识它的机遇。近几年从民间收藏入手，力图研究一些老沧州的历史文化，潜意识里也许是一种地域文化的认同和某种精神上的回归。一个没有文化和记忆的城市，如同一个没有体温、没有表情、冷漠的人，这是挺可怕的。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为留住城市的体温和表情，让它成为一个鲜活且有个性的人。

说一段一中上学时的往事，跟小南门有关。一天下午是自习课，偷着溜出来，去小南门。这里书店、理发店、照相馆、卖糖果应有尽有。最有诱惑力的就是那家挂着“曲艺社”牌子的说书馆。说书人叫张起信，个儿不高，很精神，白白胖胖的，嗓音洪亮，说得也好。不知人们为什么给他叫“大傻”。听“大傻”说书，是最快乐的一件事。听书是要钱的，坐在长条板凳上先听，十分钟一段。听完一段，惊堂木一拍，就有人端着一个小簸箩，下来收钱了。听一段，收二分钱。书馆里总是挤得满满的，一收钱了，门口人群“呼啦”一下就散去了，收完钱就再返回来。门口站着的，多是没钱又想听的，好跑着方便；坐在板凳上的，不好意思不给钱。我一个穷学生，没钱，就站在门口听。我的文化启蒙，除了爱看“小人书”，大概就是这家说书馆了。《三侠五义》《大小八义》《呼延庆打擂》……这些老段子，听得着迷，搞得第二天上课总走神儿。

老街巷宅院发生过许多藏宝的事，有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。上实验小学时，对面就是一处老宅子，刚下过雨。一群刚放学的小孩子在院里弹球，眼看玻璃球咕咕噜噜滚到一个小洞里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喊来大人，发现这个洞很深，在院子住了这么多年，从来不知道院里有这么一个洞。拿来铁锹挖洞取球，谁知，越挖越深，越挖越大，原来下面是一个空洞！据说，最后挖出来一瓷坛子现大洋。那年头，老宅子挖出宝贝的事，屡见不鲜，不是银元就是古董。

张永诚：运河漕运带动和孕育了沧州城。运河东岸有漫长的码头货栈。市中心的主要码头在现在的彩虹桥往南一带沿河边。最大的要数刘家码头，南来北往的货船几乎都在这里停靠，装卸货物，采买生活用品，常有多条船队停靠河岸。岸上排列不少的货栈、客栈、澡堂、酒肆。最著名的大货栈、杂货店是“庆兴和”“圆成德”。沿河最著名的建筑是英国人建的博施医院，在河西岸，现在的市委南家属院位置。一片灰砖红瓦的英式小楼，建筑典雅美观。河东岸不远处有老当铺大院，院内分多个院落体系组成，磨砖对缝，气势恢弘，森严壁垒，是少有的大型中式建筑。据说是满清贵族投资兴建，由山西商人经营管理。麻姑寺在建华街北头，是运河的一个大摆渡口，大马车可以在渡船上过河。过了河是通往西各县的长途车道。运河南川楼岸边还有一个高大的楼房——面粉厂，是日本人修建的。厂房下边是它专用的码头，每天运粮运面的船只在码头来来往往。建筑里是现代蒸汽锅炉和加工机器设备。面粉厂高大雄伟，是沧州最高的建筑，方圆几里都能看到高楼的身影，每天早晨七点和下午四点，面粉厂拉响的汽笛声几十里外都能听到。

宗增顺：建华街一带，老建筑比较多，但没有大的建筑。船厂就在原看守所西面，当时也很繁忙。漕运的船可在此船厂养护，很有历史。庙宇也比较多，因为西面就是水月寺，故事也很多。这里原有一个人民公社办的刺绣厂，是给外贸加工的单位。

主持人点评：老街老巷老宅子，几朝更替，几番风雨，几欢笑，几家忧愁。曾经的那些人，曾经的那些事，曾经的那些繁华，都在巷口飘然远去，如烟云消散永不再来，惟有记忆渺渺茫茫丝丝缕缕回荡纠缠，无处凭寄。幸好，抹平皱纹的历史老人在青砖缝里还留下一丛秋草，在老宅院里深藏了几件宝贝，这脉脉的温情，算是对乡愁的抚慰。

◆总策划：张徽贞 周红红

◆主 讲：魏新民 市文联原主席、作家

张永诚 历史文化关注者

宗增顺 摄影师

陈立新 摄影师

◆主 持：祁凌霄

◆执 行：刘 伟 高海涛

3 主持人：人们对老街巷饱含深情，为挽留它们做过很多努力，其中有遗憾也有欣慰。曾发生过哪些故事？

魏新民：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，不能总是物质的，要注入文化，城市才有温度，有表情，有灵魂。人们知道运河边上的吕宅，当年幸存下来了，可至今处于既没拆毁也没保护的状态，令人堪忧。我前两天去了一趟，基本还是老样子。吕宅之外，还有一座更早的张宅，据说是清代山东济南南尹张小平，在沧州最有风水的宝地，为其母亲建造的私人宅院，青砖、灰瓦，典型的清式建筑。三进院，中院有天井，墙上的砖雕，屋子里的木地板，这样的建筑形式只有南方才有。特别是院里百年以上的大槐树就有十来棵，宽宅大院，绿树成荫。四周也都是青砖灰瓦的建筑，遮掩着，所以外人多不知。随着城市发展，沧州古城许多名楼、古建，如闻远楼、水月寺、包公祠、梅公祠等，都先后拆除

了，这是沧州最后，也是唯一一座保留完整的清代古宅了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宅拆毁时，缸市街市民马先生出来“护宝”，说这是文物，不能扒，还打电话找来了文物部门。文物工作人员依据《文物法》，证明明确属文物，经过交涉，当时还上了报纸，终未果，最后张宅在人们眼皮子底下消失，成为永久的遗憾。

主持人点评：历史文化不是毁于无知冒进，便是毁于利益分成。余秋雨说，看着在圆明园废墟上开推土机令人心痛；梁思成说，拆除北京旧城老建筑50年后我们会后悔。没有了水月寺的晨钟、闻远楼的暮鼓，历史文化在城市上空几乎失声，轻飘飘没有底气。50年后，我们已经后悔。然而，“悔”字是轻描淡写地挂在嘴上，还是念兹在兹地行于事里？

4 主持人：城市改造中，结合社会发展，能否给那些典型的老街巷容身之地，供人在心灵和文化上以诗意栖息？老街巷的局部改造应注意哪些问题？

魏新民：前几年听有关部门的一位领导说，要把这一带作为城市的“文化干细胞”保留下来，这个提法很有意思，能给沧州留下一个老城区的微观“标本”。腾出来的这片“空城”整体规划，仿照一些城市做法，发展文化。这里文化底蕴厚重，且是一个集多元文化的区域，比较能代表“老沧州”特色。这个思路听起来不错。但没有大手笔，实行起来很有难度，倘能实现，对城市发展和改善民生无疑都是一件好事。“张宅”的消失，给我们一个启示：城市发展的同时

完全可以兼顾文化保护，如果当初考虑马先生的意见，把那些古建筑原样保护起来，老当铺、公所、张宅、吕宅都可以当成旅游景点，那么这就应该是最有沧州文化特色的地方，成为供人们在心灵和文化上的诗意栖息地。

张永诚：国家倡导建设大运河文化带，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。在运河景观带建设和恢复历史风物建设中，一举多得，功德千秋。同时把水月寺、盐运署衙、明楼古迹都重新修复。这是对沧州历史的贡献。河间可以修复府衙，东光重建铁佛寺，青县

修建盘古庙，为什么沧州重修不了水月寺？其实就是对故乡历史文化的认知问题。天津就是榜样，天津旧城改造工程变化巨大，但是天津老城的北马路、东马路、南马路、西马路，仍然保留了原名，传承了历史，让子孙后代再过一百年从国外归来，仍然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宗增顺：现在仅存的老建筑不多了。南川楼、建华街、四合街这一带的老建筑还比较多，且多青砖老宅，又紧挨着运河。这一带建议保留下来修缮一下。没有老街巷和建筑，就没有了乡愁。

陈立新：国家领导人在上海考察时曾指出，文化是城市的灵魂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，是城市内涵、品质、

特色的重要标志。要妥善处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，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，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，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，让人们记得住历史、记得住乡愁，坚定文化自信，增强家国情怀。古建筑是传承沧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建议把四合社区改建成高文化街，恢复历史古建筑，将其打造成既有古建历史文化，又有居住和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古城文化街，再现运河岸边古城的繁华。

主持人点评：尚存的古建，应当修旧如旧。已经消失的古建，当慎重恢复。若无对待老人般的尊重，对待圣贤般的虔诚，妙手著文章的才具，足够的物力，那么匆匆一挥草草而就的“假古董”，仍不可取。

5 主持人：沧州街道更名目前正在进行中，如何广求民意，保持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同时又能避免历史久远带来的生疏生涩感，起出既有历史文化气息、又能突出街道本身文化特色的时代性前瞻性的名称？

张永诚：在城市的建设发展中，前几年沧州给一些新建和改扩建的马路冠以新的路名，有的比较成功，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，有的就不成功，叫起来青涩绕口，难以记住，广大市民难以接受。

主持人点评：街道是形，名称是影，形影相符，是群众对街道起名约定俗成的原则。易记、易懂、响亮通俗、方便出行是群众最基本的需求。在此前提下，结合路段特点，以地方文化历史或当代文化符号来统领，是街道名称的文化提升。历史文化符号的选择，应为大多数群众所熟悉，宜近不宜远，宜耳熟能详，不宜生涩古奥。再进一步则是结合城市和街道两边

的特色规划，加入未来愿景，反映当代文化或社会建设的大势。只有兼顾历史与现实、前瞻未来与梦想、引导和顾及群众口味的名字，古城街巷的文韵才会叫得回响悠长。



文化八仙桌
公众号

扫码登录



小南门一带



沧州老街景